

## 人生如戲 毛尖

■ 採訪 撰文：馮淑婷



「小女人很煩！」毛尖老師的一句話，盡顯其活潑、直率的形象，也輕鬆地帶我進入了她的世界。

熱愛上海，熱愛電影，毛尖的文章總離不開這兩回事。可城市是流動的，尤其上海，每分每秒都在改變，但毛尖老師對上海的熱情從未褪減過。

「我寫上海，主要因為我住在上海，當然也因為我對上海有很強烈的認同感。」被問到怎樣去看現今上海和香港時，她泛起了回憶：「我剛到香港時（毛尖老師2002年畢業於香港科技大學），覺得香港有異國感，時隔十五年，現在感覺上海跟香港很像，尤其馬路上都是亂衝紅綠燈的行人！」

有衝突因有交流

兩城相似，大概因為交往越來越緊密。然而我們看到的卻是「雙非」、「自由行」的中港衝突問題，被問到看法時，毛尖直言：「我三年生活在香港，我愛香港，老死不相往來，當然就沒有矛盾。有衝突，說明有交流。文化是在這樣的衝突交流中豐富起來。所以，我倒覺得你說的社會矛盾，不

是加劇，只是顯影。就像夫妻間，熱戰其實好過冷戰。所以，我相信內地和香港的關係，會在這樣吵吵鬧鬧中良性發展。」她更指出，大陸人也會罵大陸人，有些事情不一定要採取嚴肅的態度。正如有報章想邀請她為《春嬌與志明》寫影評，她都拒絕了，不想將大陸當外人去罵。「越緊張越嚴重，越放鬆越自然。」這是毛尖認為處理任何事情最好的方法。

毛尖老師也有寫過香港，如《慢慢微笑》中就寫了幾篇有關香港的文章。

「對香港的本土文化問題，我真的沒有發言權，再說了，文化總在變，褪色有時候也是沒辦法的事。」但提及電影上的本土特色，她便大感可惜和遺憾，「香港電影中的本土特色正在衰弱」，她滔滔不絕地說起來，「香港電影是一種類型片，是華語片中唯一可以到好萊塢拼的！但現在的香港電影都大不如前，合併後，失去了本土的東西。」她又以《志明與春嬌》和《春嬌與志明》比較，說這樣的轉變「就不好了」。直言跟內地合拍，無疑是香港電影本土特色衰弱的原因之一。然而，毛老師也認為合拍趨勢誰都擋不住，並引用高達的看法：「電影，金錢而已。」她說：「但願香港導演拍片時，不用老惦記著內地觀眾，所謂越本土，越國際。內地觀眾最喜歡的港片，都不是合拍片。」

看電影就是看爛片

寫作與電影，在毛尖老師身上產生了微妙的關係，她用文章來寫電影，又用電影來寫作。「不是我選擇寫作，是別人選擇了我。寫影評，也是別人找我寫的。」於是，我反過來問她為何沒有拍電影的衝動，她呵呵地笑著：「我也熱愛吃，可從沒想過要去當大廚。除了文字，我想不出我還可以用甚麼方式來表達。」這倒也是，方式有很多種，表達一種熱愛，也可以從不同的角度。在毛老師的眼中，寫作和電影的關係也許是「憑感覺」，她說：「如果你問的是大關係，寫作和電影，這兩者的關係可以沒有，也可以很深。如果你問的是我個人面對寫作和電影，那麼我會說，最初的時候，電影常常讓我有寫作的衝動。」借電影來抒情，或許就是毛老師寫影評的原因吧。

可是對老師而言，看電影曾經是一件苦惱的事情，如電影學生寫論文一樣，觀看時老是想它的鏡頭、設置，「不過現在我心態放平了，看電影常常就看爛片的意思，所謂人生如戲，越來越貼切。一句「人生如戲」，一種泰然自若，難道這不是最好的活著態度嗎？最後，毛老師更送我一句「勇敢迎向新世界吧」，把這次訪談畫上充滿力量的句號。

後記：

剪了一頭短髮的毛尖老師，真的像書本和網上寫的一樣——活潑、俏皮、爽快、風趣幽默。這是我第一次看見毛尖老師的感覺。提及專訪，她就「沒問題，沒問題」爽快地應著，那種友善和平易近人，令我忽然忘記了自己是誰，然而這個時候，她說：「你是不是叫馮淑婷？」那一刻，除了感動，還是感動。